前疫情时代女主播回忆录(一)

原创 蔡菜caicai 沙漏狗shallowdog

2022-02-28

据我回忆,2020上半叶,一切都在急速衰退,除了两件:医药板块的基金股票,和当年新注册女主播的数量。

居家隔离的时候,我像无数人一样,闲得无聊注册了痘印的直播,还关注了一个和我同时入行的新人,她不知道我关注她,更不知道我关注她的用意,我觉得我俩长相相当,都属于算好看,但又不至于让别人掏上一块钱的尴尬程度,我俩年龄也相当,都属于站在青春的尾巴上,让人一看就知道破釜沉舟四个字什么意思的尴尬程度,口才也相当,都属于两口酒下肚就胡说八道,不怕没脸没皮就怕包袱不响的,让别人都替我俩的哗众取宠感到尴尬的那么一种程度。

她当时经常在镜头前求这个求那个,不害怕把现在的一毛二毛看成以后一百二百的征兆,我当时认为她是白羊座,现 在我坚持这样的看法,因为她也只坚持直播了一个月。

我经常会想她现在在干嘛,就像经常会担心这个世界上无数跟我一样,有点小漂亮,也有点小聪明的女孩,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配置,那只能是尴尬,

更漂亮一点就能理直气壮,而我的漂亮只是恰好让别人怀疑我的荤段子是性暗示而忽略其中幽默,的那么一种程度,

更聪明一点就能挣到钱,而我的聪明只是恰好能让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愚蠢和无知,的那么一种程度。

就很纯粹。

我比她更市场稀缺一点的地方可能在于,我还喜欢文学,因为我是在直播读加缪的时候被星探发现,后成为了体制内的女主播,当然这turns out to be nothing but 我的主观自恋(这就是后话了)。

回到那天,我闷在家里读加缪的《鼠疫》(疫情期间这本书有做营销让我觉得买了才是文化人)(后来再想起加缪, 觉得我对其并不十分喜欢,只是此人的才华也十分尴尬,尴尬到能正好被成为"良心",的那么一种程度),我想着读 都读了,于嘛不打开直播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看书了,说时迟那时快,我把手机架在键盘的凹槽里,开始直播。

说真的,直播的时候我根本没看屏幕,我醉心于文学的时候还挺丑的,因为我听到打赏消息声音传来的时候才抬起头看了一眼,由于网络延迟我看到自己停留在眉头紧皱,鼻孔张开,一脸不认字的骇然中。

有人给我一直打礼物,说让我跟大家聊几句,介绍一下自己。

我说自己根本不想伺候别人聊天,爱看不看,我就是在这开自习室呢,

我又说,不了解我的话可以经常过来看,自我介绍什么的根本没有用,因为语言是苍白的,

那人说,哈哈哈哈,还挺有梗的,

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说的梗就是别人的人生,

那人不说话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人每天的工作就是逛痘印直播,看那些在线人数两位数的素人女主播,然后把她们签到自己公司里, 我觉得他很有新媒体思维,就像必须有读鲍德里亚的女优一样,他们公司也需要我,这位读加缪的痘印女主播。